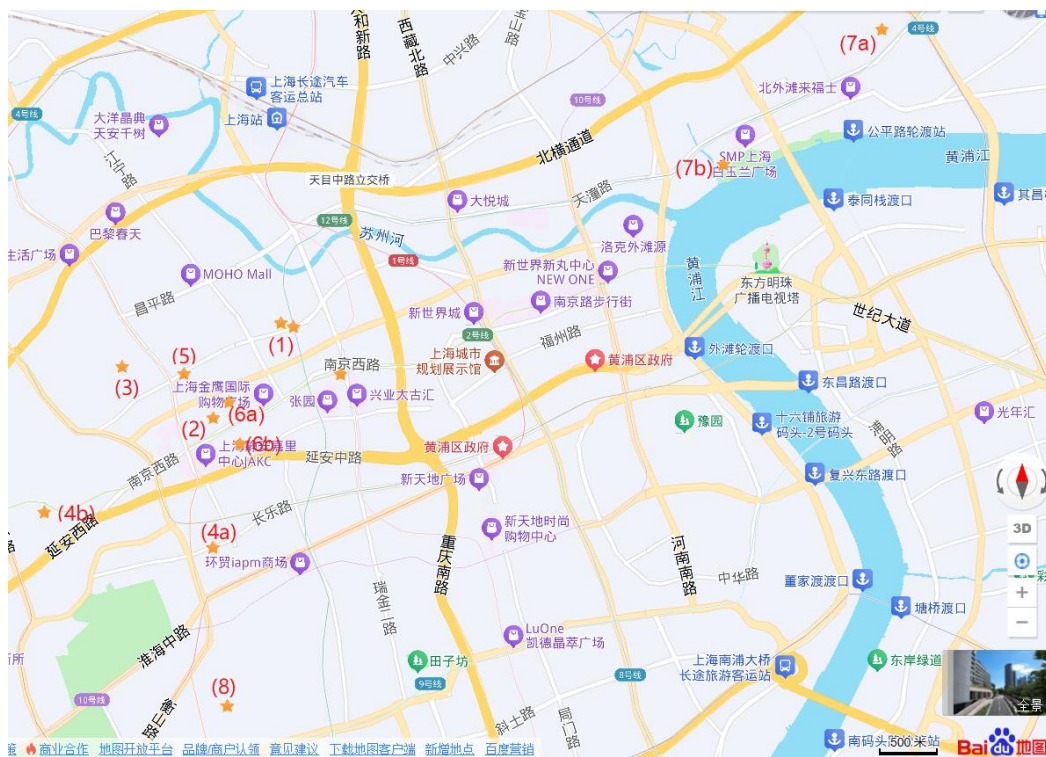


上海复兴之路 2026.7



上海复兴之路 POI

- (1) 辛家花园, 新闸路 1068 弄
- (1b) 西摩会堂, 新闸路、陕西北路
- (2) 文德里, 九安广场
- (3) 生化药厂
- (4) 友华村训练处, (4b) 愚园路训练处
- (5) 内地会总部
- (6) 南阳路聚会所
- (6b) 哈同花园, (6c) 怀恩堂
- (7) 提篮桥监狱, (7b) 北外滩景点
- (8) 岳阳路居所

步行路线: (1) -> (2) -> (3) -> (5) -> (6)

行程表:

杭州到上海, 192 公里	6:30-9:45am
新闸路-泰兴路路口 (国际丽都城, 北门)	
(1) 辛家花园, 新闸路 1068 弄	10:00-10:15am
(1b) 西摩路会堂, 新闸路、陕西北路 (顺路经过)	
(1) -> (2), 1.4 公里	10:15-10:35am
(2) 文德里, 九安广场	10:35-11am
(2) -> (3), 1.2 公里	11:00-11:20am
(3) 生化药厂	11:20-11:40am
(3) -> (5), 0.7 公里	11:40-12:00pm
(5) 内地会总部	12:00-12:15pm
(5) -> (6), 0.6 公里	12:15-12:30pm
(6) 南阳路聚会所	12:30-1pm
午餐	1-2pm
上车前往提篮桥, 8 公里	2-3pm
(7) 提篮桥监狱	3-3:30pm
往北外滩, 1 公里	3:30-4pm
北外滩	4-4:30pm
行程结束, 返程	4:30pm

- (4) 友华村训练处
- (4b) 愚园路训练处
- (8) 岳阳路

注: (6a) -> (4a), 1.7 公里, (4a) -> (8), 1.9 公里



（1）辛家花园，庚庆里（赓）

—1926-1927，文德里之前

辛家花园：原新闻路 16 号，参：康有为海上归隐处

今：中华新村，泰兴路 445 弄 / 新闻路 1068 弄

庚庆里：新闻路 944 弄，应在泰兴路边（东）

注：新福康里位于新闻路 888 号，小区原名复康里，重建后名为新福康里。新福康里东接石门二路振安广场，西到泰兴路；南起新闻路，北至武定路。地域范围涵括了旧区改造前的福康里、庚庆里、济康里等居住区。

“一九二七年三月，南京有军事行动。因为不能和有些地方的弟兄姊妹通信，我就离开乡间到上海。到达时，我听说许多弟兄姊妹已经陆续由各地来到上海，在我未到以前，弟兄姊妹已经在**辛家花园**汪佩真姊妹家中有擘饼。我们全部到达后，便把聚会的地方搬到庚庆里，福音书房也就在上海开始。”

—倪弟兄，第二次公开见证，1936.10 鼓浪屿

【南阳路聚会所】，摘自维基百科

从 1927 年到 1952 年，倪柝声和他的大约 200 位同工，以上海为中心，陆续在中国南北各地建立了大约 700 处地方教会。上海教会最初起源于 1926 年底，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新闻路辛家花园**汪佩真住处开始了擘饼聚会。1927 年 3 月，原来在南京办《晨光报》的李渊如因为南京事件的影响也来到上海。同年，倪柝声也来到上海加入。1927 年，汪家搬到不远处的**庚庆里（新闻路 944 弄）**，聚会也迁到那里。1928 年 1 月，他们在哈同路文德里（今铜仁路 240 弄）租赁数间石库门房屋作为聚会所。（维基摘录结束）

泰兴路：静安区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道路于中华民国 6 年（1917 年）前全部建成，当时道路的吴江路至新闸路路段叫作麦特赫司脱路（Medhurst Road），路名来自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民国 22 年（1933 年）康脑脱路（康定路）以北段改名为淮安路，以南路段改名为泰兴路，分别为江苏两地名。1959 年南北路段合并为泰兴路。

【康有为海上归隐处】，摘自百度百科

康有为变法失败后归国寓居上海的重要历史场所。康有为于 1914 年向盛宣怀租住上海新闸路 16 号**辛家花园**（今中华新村所在地），直至 1921 年元月迁出。该地点原为盛宣怀家族的辛家花园，占地广阔，建筑形制具有江南园林特色。康有为租住期间，园内布局兼具生活与社交功能。康有为在此度过了归隐生活的初始阶段。原建筑群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拆除，原址改建为里弄住宅。静安区政府采用铭牌标注，设置于中华新村入口处。



（1b）西摩路会堂

—1926-1927，文德里之前

拉结会堂：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

今：陕西北路 500 号（新闻路口东南侧）

“一九二七年三月，南京有军事行动。因为不能和有些地方的弟兄姊妹通信，我就离开乡间到上海。到达时，我听说许多弟兄姊妹已经陆续由各地来到上海，在我未到以前，弟兄姊妹已经在**辛家花园**汪佩真姊妹家中有擘饼。我们全部到达后，便把聚会的地方搬到赓庆里，福音书房也就在上海开始。”

—倪弟兄，第二次公开见证，1936.10 鼓浪屿

【拉结会堂】，摘自维基百科

拉结会堂（Ohel Rachel Synagogue），又名西摩路会堂（Seymour Synagogue），是中国上海的一座塞法迪犹太人的犹太会堂，位于静安区陕西北路 500 号（新闻路口东南侧）。拉结会堂由旅居上海的地产大亨沙逊爵士（Jacob Elias Sassoon）建于 1920 年，以纪念亡妻拉结·沙逊（Rachel Sassoon），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921 年 1 月 23 日启用。它是远东规模最大的犹太会堂。它（拉结会堂）和摩西会堂（现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是上海目前原有的六座以上的犹太会堂中仅存的两座。

该建筑于 1920 年 3 月开放，以沙逊已故的妻子拉结·沙逊命名，但是，在会堂建成之前，他本人也已亡故，因此，会堂是献给夫妇二人。

拉结会堂是上海第一座为特定目的建造的犹太会堂，是希腊复兴风格的建筑，通过宏伟的爱奥尼亚柱式的门廊进入，其内部结构和两侧圆拱窗模仿了伦敦的贝维斯马克斯犹太会堂以及劳德代尔路犹太会堂。包括二楼的座位，可容纳 700 人。其妥拉柜有 30 卷妥拉卷

轴，两边是大理石柱子。会堂的设施还包括图书馆和浸礼池等。拉结会堂建筑面积 2182 平方米，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会堂，被称为“东方首屈一指”。

1999 年 9 月，在这座会堂举行了自从 1952 年以来的第一次吹角节仪式。同年，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魏茨曼和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也各自参观了拉结会堂。为了这些访问，对会堂进行了翻新。此后会堂被用作礼堂，犹太人只被允许在此庆祝几个犹太节日，如普珥节、逾越节、吹角节和修殿节。

作为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拉结会堂重新开放，定期举行安息日仪式。不过，犹太教在中国仍未得到承认，该地点仍属于上海市教育局，只允许通过预定，在周五晚上和周六上午开放，而平日的宗教仪式只能在其他地点举行。但是到 2013 年，拉结会堂又变成只能在重大节日时开放。（维基摘录结束）



(2) 文德里

--1928-1948, 上海聚会处 20 年

文德里：铜仁路 240 弄

今：九安广场，铜仁路 258 号

“一九二七年底，我们天天聚在一起祷告。那时候，江苏北部和浙江平阳一带的信徒，因为从我们的文字见证得了帮助，就开始和我们通信。我们一方面看见他们的渴慕和追求，一方面也觉得在中国各处的信徒，实在有大的需要，就预备开一次特别聚会。一九二八年一月，我们租了哈同路文德里的房子。二月一日，开始特别聚会。这一次的聚会，中心信息，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我们还没有提到教会的真理问题。这次聚会，从外埠来了近三十位弟兄姊妹。神给他们亮光，叫他们知道怎样走道路。对于受浸脱离宗派等问题，都是他们自动解决的。四年来，在苏北得救的、复兴的，有七八百人，聚会有十余处。在平阳以及泰顺一带，也有十多处会。得救的、复兴的，有四千多人。这都是主亲自在各地所作的工，并不是近来才起的头。我们一九二八年迁到文德里以后，因为《基督徒报》已停刊了，就继续发刊《复兴报》。”

—倪弟兄，第二次公开见证，1936.10 鼓浪屿

陈希曾，《晒熟的美果》，清晨的歌喉-早期的作品 - 摘

为了使《属灵人》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灵命实验书，并使书中各点都成为可以实地证明的，在这三年中，作者不遗余力地在灵命上追求长进。事实上，根据作者自述，从 1920 年得救起到 1927 年，对于成圣的追求，从来没有间断过。先是在 1920 至 1922 年间学习认罪与赔罪的功课，为了承认得救前在圣经科考试时作弊，还险些惨遭学校开除。紧接的十八个月，在和受恩教士的帮助下开始学习认识肉体并对付肉体。他经常去见和受恩教士，每一次都是告同工的状，多达四、五十次，但是和教士没有一次说他对。有一次的责备更是非常严厉：「你怎么到现在仍旧看见弟兄的不是？你这样来告状，来论人非，你像不像是

跟随主的羔羊？」倪柝声因此蒙了很大的光照，圣灵开启了他，叫他认识了什么叫作肉体。据说，有一度每逢周六他都会骑着脚踏车，到一个空旷地方，去懊悔自己的肉体。

在追求成圣的过程中，倪还查考圣经，研究成圣的道理。在新约里找出二百多经节关于「圣」的圣经，把它都背熟、都编好；但是，什么叫作成圣，他仍旧不知道，觉得十分空洞。等到有一天，他遇见和受恩教士，发现她真是一个圣洁的人，那一天他的眼睛开起来，才看见什么叫作成圣。他碰着了一个人就是圣洁的，那一个光够厉害，叫他觉得痛，叫他看见成圣就是这么一回事。

有了成圣的榜样，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成圣的秘诀。圣经熟的人立刻会想到两节的经文：「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十字架。」（罗马六章 6 节）和「你们向罪也当看（算）自己是死的。」（罗马书六章 11 节）。自从信主以后，多年来倪所受的教导都是要『算』。他见证说：「我从 1920 年算到 1927 年，我越向罪算自己是死的，我就越清楚自己还活着。我简直不相信，自己是死的。我死不了，每次我去请教别人，他们就叫我去读罗马六章十一节。我越读罗马书六章十一节，并且去试着算，死就离我越远，这样的算使我得不到死。我十分欣赏那里的教训说，我们必须算自己是死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多次的算，竟然一点结果也没有。我承认为此我烦恼了好几个月。我对主说：『如果这件事情不弄清楚，如果祢不使我看见这么基本的事，我就停止作一切工作。我不再传道，我不再出去侍奉祢，我首先要彻底清楚这件事。』几个月之久我寻求，有时还禁食，但是仍然没有结果。」

有一天早晨，倪柝声人在上海，圣灵的光终于来了。他一人坐在书桌前读经祷告，说：「主啊，开我的眼睛！」他回忆说：「哦，刹那之间我看见了。我看见我与基督的合而为一，我看见我是在祂里面，当祂死的时候我也死了；我看见我的死乃是一件过去的事，不是将来的事，我的死就像祂的死一样真实，因为当祂死的时候，我是在祂里面。整个问题就这样向我开启了。由于这个发现，我快乐得几乎受不了，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喊着说：『赞美主，我是死的！』我跑到楼下，遇见一个在厨房里帮忙的弟兄，就抓着他对他来说：『弟兄，你知道我已经死了吗？』被我的话弄得糊涂了，他说：『你是什么意思呢？』我接着对他说：『你不知道基督已经死了吗？你不知道我与祂同死了吗？你不知道我的死，也像祂的死同样的真实吗？』哦，对于我，这件事是如此的真实！我真想走遍上海的街道，大声喊出我所发现的消息。从那一天起一直到今天，我从未有片刻的时候，曾怀疑到那句话的决定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摘录结束）

陈希曾，《晒熟的美果》，中期的经历与诗歌-由死而生 - 摘

本章所介绍的倪氏作品陆陆续续地诠释出从 1928 一直到 1942 年的属灵经历，这个“由死而生”经历的最高峰似乎是在 1938 年。在启示上，藉着查读马太福音和启示录完成了对于国度真理的认识；藉着《属灵人》的发表奠定了生命经历的基础；藉着查读“神的福音”和“福音问题”建立了福音真理的楷模；藉着查读雅歌寻到了生命成长的途径。比《直道》与《聚会的生活》两本书更上一层楼的《工作的再思》，划出了教会真理的轮廓。在工作上，全国已有两百多位同工同行；在二度访欧之前，心中已有工人及青年的训练计划，以

及在上海筹建容纳七八千人的大会场。1938 年十月访问丹麦、挪威、德、法和瑞士等国，并释放一系列信息，其中整理成书后有使倪蜚声中外的经典之作：《正常基督徒生活》等。1938 年果然是丰收的一年。

（摘录结束）

铜仁路：静安区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1914 年—1943 年间名为哈同路（Hardoon Road），南起福煦路（延安中路），北至爱文义路（北京西路），长 659 米，沿路为住宅区。1914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此路，因其东侧为犹太富商哈同的爱俪园（现上海展览中心）而命名为哈同路。1943 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将其以贵州省地名改称铜仁路。

【南阳路聚会所】，摘自维基百科

从 1927 年到 1952 年，倪柝声和他的大约 200 位同工，以上海为中心，陆续在中国南北各地建立了大约 700 处地方教会。上海教会最初起源于 1926 年底，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新闻路辛家花园汪佩真住处开始了擘饼聚会。1927 年 3 月，原来在南京办《晨光报》的李渊如因为南京事件的影响也来到上海。同年，倪柝声也来到上海加入。1927 年，汪家搬到不远处的赓庆里（新闻路 944 弄），聚会也迁到那里。1928 年 1 月，他们在哈同路文德里（今铜仁路 240 弄）租赁数间石库门房屋作为聚会所。

此后的 20 年间，上海教会的聚会地点一直在文德里。信徒逐渐增加到数百人后，租赁的房屋也逐渐从一幢增加到四幢，并且把四幢房子打通，可容纳 400 人。不过因为结构的原因，柱子不能打掉，因此会所内就不得不保留许多的柱子。楼下是聚会所，楼上是招待所、办公室、长老室等。

由于上海是中国地价最高的地方，以本地信徒的力量，很难建造会所。1933 年，倪柝声去英国访问，普利茅斯弟兄会表示，如果上海地方教会走与他们相同的道路，他们愿意出资买地造会所。该提议被倪柝声所拒绝。

1936 年，上海地方教会中一位富有的老年女性信徒愿意以半价（3 万元）将自己的一块地卖给教会。但是由于该信徒的女儿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在将来建成的会所内放置一块石碑，记载这个会所有的一半是她母亲奉献的。上海地方教会的长老们，坚持圣经中不记名奉献的原则，宁愿将地退还。于是上海地方教会兴建新会所的计划被搁置下来，3 万元退回上海地方教会的账上、存进银行。不久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军进占租界。

1942 年底，发生倪柝声被上海教会的长老们革除的事件，不久进入租界的日军封闭了上海地方教会。

1946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汪佩真、俞成华从山东请来李常受，帮助恢复上海地方教会。1948 年 4 月，他们又从福州请回倪柝声，倪恢复尽职后，上海教会发生空前的大复兴，发起过数次声势浩大的上街福音游行，又有许多信徒仿照使徒行传中信徒凡物公用的榜样，自愿将财产献给教会，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事件。不久信徒就迅速扩增到数千人。根

据 1949 年以后政府的统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信徒属于知识分子，许多是交通大学和国防医学院的大学生。（维基摘录结束）

【上海福音书房】，摘自维基百科

上海福音书房（英语：Shanghai Gospel Bookroom）是 1927 年—1958 年间上海一个基督教出版机构，专门出版倪柝声的著作。上海福音书房的编辑主要是李渊如。

上海福音书房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924 年倪柝声首创的福州罗星塔福音书房，1927 年倪柝声定居上海以后，将福音书房一并迁往上海，改名上海福音书房。上海福音书房在 1928 年—1948 年期间一直在哈同路（今铜仁路）240 弄文德里 26 号；1948 年底 1949 年初迁往南阳路 145 号新建的大会所，文德里原址仍为福音书房编辑部。

上海福音书房先后出版过百余种书报（绝大部分都是倪柝声的著作），对于地方教会在各地的兴起和坚固，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倪柝声著作的内容比较集中在两个方面：信徒内里属灵生命的功课，和地方教会的事奉与见证。其中最著名的书籍包括《属灵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工作的再思》、《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圣洁没有瑕疵》等。此外曾出版过少数译作，包括俞成华翻译的《馨香的没药》和唐守临编译的《荒漠甘泉》。

台湾福音书房是 1949 年李常受受倪柝声差遣前往台湾开展工作后创办的，专门出版倪柝声与李常受二人的著作。（维基摘录结束）



(3) 生化药厂

—秋季的路，你怎没有伤痕

生化制药厂（厂址）：胶州路 397 号、武定路口

今：阳光科技广场，武定路 1088 号 / 胶州路 397 号（东入口）

办公处：江西路 322 号，道达大楼，今：珠江大楼

陈希曾，《晒熟的美果》，万籁俱寂-午夜的歌声 - 摘

从 1942 到 1952 年，可以说是倪柝声一生的黄金时段，那时他属灵的生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峰，这一点可以从他这期间所翻译和写作的诗歌中感觉得到。前七年可以说是严冬，后四年好不容易冬去春来，谁会想到没有多久，就琅琅入狱，失去自由几乎二十年之久。比起前两次遭受弃绝，这一回十字架沉重许多：二十一岁在福州被同工开除，逼得他迁往上海在工作上有新的开展；三十二岁在上海被英国弟兄会开除，至少四围尽是属灵的同伴。七年后被上海教会停止职事，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许多亲密的同工和同伴包括李渊如等都离开了他。其中的肇因之一是他所经营的生化药厂变成了「生活」药厂。

第三次被弃绝

原来，当倪柝声 1938 年从欧洲回来之后，教会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因着工作的开展，果效渐明，于是有许多工人出来服侍主。他们都像倪柝声一样，凭着信心过日子，但因为太辛苦，又没有好的照顾，所以许多人得了肺病，也有些人很快地被主接了去。当时最少有四十几个工人及其一家大小的生活，都挂在倪身上。眼看着这些工人缺乏照顾，心里的负担就日益加重，痛苦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不想作传道人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寡妇，拥有这许多孩子，但却无法养活他们。那么，只好改嫁了！恰好那时倪柝声有位弟弟是化学教授，在澳门开了一所药厂，但这位弟弟是书生，不会经营生意，所以他的父母就盼望作大哥的倪柝声能帮助来经营。在不得已之下，他接受了这个付托。

起初他以为可以效法保罗亲手作工支搭帐篷，提供同人需用。岂知生化药厂是现代化企业，时间的付出是始料未及的。还很天真地回答同工陆忠信有关时间分配问题，他说他每天只需要花一个钟头的时间来训练一些商务人才，其他时间仍然可以为主所用。事实上，在那段时间，有一度中周聚会仍由倪柝声负责，只因太忙，没有时间准备讲台；幸好平时的储蓄很丰富，所以信息仍然能供应人。但是坐在台下的同工都很明白，一听即知他未曾准备，于是便就向他直说，而他也承认了。

几年下来生化药厂开始茁壮起来，但同时也变成了「生活」药厂；各方引来许多的非议和难处，到处传播的闲言闲语自然影响了上海教会的众圣徒，有不少人因软弱而跌倒。曾严重到一个地步，致 1942 年教会当局必须正式出面，要求倪柝声停止他的职事。当时，一般人所得到的解释是：倪柝声太忙于拓展生化药厂的业务，而不适合再在话语上有所供应。消息传出之后，有很多一向十分亲密的同工纷纷离开，其中包括长期的文字同工李渊如，早期贾玉铭所办《灵光报》的主笔。这是倪柝声第三次被正式弃绝，不过这一回是见弃于自己人，只好黯然地离开上海。三年后在重庆遇到同工江守道，提到这一段往事，说：「我守住教会的庄严！」，又说：「相信与同工们的关系能经得起这一次风暴的考验。」可见事后他的心中没有苦毒，情愿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度过七年严冬的日子。大卫曾经有意为神建造圣殿，神藉着先知仿佛对他说：「你不是那个人！」；现在神似乎藉着遭遇对倪柝声说同样的话。是否从此要放下一切，包括少时所得着的教会异象？他闭起眼睛就能看见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这一切似乎都变作不可能的了！『死』是如此的真实，有人会相信『复活』吗？

领袖人才如倪柝声者是不会寂寞的，因为不怕没有人跟随。然而从事后一连串的属灵表现，他仿佛有如大卫所想「神若喜悦我，有一天神会让我再回耶路撒冷。」所以他不要约柜跟着他走。如果一个人自私的话，他就要表现给人看，就要约柜跟着他走。我们一定要记得，不是约柜跟我们走，乃是我们要跟约柜走。如果主喜悦的话，有一天主会把我们再带回来。倪柝声永远把主藉着教会所作的就代表主作的，所以他没有越过任何的一点。从人的角度来看那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众圣徒都弃绝了他。

（摘录结束）

陈福中，《倪柝声传》

许多坊间传闻，说倪柝声访问英国回来，才成立生化药厂。事实是，在倪柝声第二度访问英国之前，即一九三七年，他的弟弟倪怀祖已经在澳门经营生化药厂，生产一些家庭便药。而一九三七年倪柝声、倪怀祖的母亲，当时住在九龙深水埗石峡尾街 39 号三楼，曾不时前往澳门探访倪怀祖。一九三九年五月倪柝声从英国回到上海时，倪怀祖仍在澳门主持生化药厂。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倪伯母、汪佩真和我父亲（陈则信）曾从香港前往澳门，会晤了倪怀祖；那时澳门有聚会，参加聚会的就有五位是在澳门生化药厂任职的弟兄。一九三九年八月，倪柝声弟兄在上海主持特别聚会，我父亲才离开香港，前往上海赴会。由于汪佩真，我父亲知道生化药厂在偏远的澳门，无法开展业务。上海生化药厂引起是非时，李渊如也有意见，但先父和汪佩真都保持缄默，这也许与他们两人赞成生化药厂从澳门北迁上海有关。

英国的奥格夫人（Lady Ogle）虽曾奉献款项给倪柝声，但其数目终究有限，不足以作为扩充生化药厂和添置机器、设备、厂房的庞大资金。生化药厂的资金来源，不少是聚会处的信徒认股筹来的，但绝大部分来自倪柝声的堂兄倪树祖。倪树祖是上海市中国银行行长。倪柝声后来一度没有专职事奉，却抽身主持生化药厂业务，成为他一生备受争议的话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偷袭珍珠港，触发了太平洋战事。中国沿海一带的商业活动，处于瘫痪状态。同工们的生活，端赖教会的照顾；不过，寄望信徒十一的奉献来维持，实有困难。倪柝声给一位同工的信中这样说：「教会的事务和这世界上事，都压在我的身上，超过我所能胜任的，但我仍要靠着主往前走。」一九四二年初，倪柝声认为，他的弟弟倪怀祖在澳门经营的生化药厂，地理位置不适中，不能作全国性的市场推广，应该**迁移到全国的工商业中心上海**。

（摘录结束）

【中国生化制药厂】，摘自维基百科

其前身为上海综合化工厂，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硕士倪怀祖和他的父亲倪文修共同出资，创办于 1934 年 11 月。生化制药厂创办于 1937 年 7 月 1 日，生产原料及滴钙等针剂、成药，1949 年有职工 270 人。后来，倪怀祖的胞兄、教会领袖倪柝声为主要投资人并出任总经理，起初由其弟倪怀祖担任厂长，后来专心于任化学师、技术经理，陆续发明、研制成功多种药品。

1939 年，倪怀祖的胞兄教会领袖倪柝声（倪傲夫）访问欧洲回国后，出任中国生化制药厂厂长。为了应对战争时期教会工作所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当时他的数十位忠心的同工及其家属面临营养不良、肺病和贫穷的困境[2]。“我去作生意，如同寡妇被迫再嫁。”

抗战期间，中国生化制药厂虽设于上海，仍秘密向重庆国民政府登记，供应军需药品。后期药厂迁往重庆。抗战期间，该厂的经营颇为成功，在规模上达到顶峰，成为中国军队战时药品的重要来源，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生产的“三大名药”避倦丸、晕动药、玻璃药膏均为服务于战场需要的特色药品。

在重庆期间，该厂与政界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张治中将军、朱经惠部长、强静愚署长、财政厅厅长尹任先、李亚震均为该厂董事。1946 年，军医署新署长林可胜要生化药厂担任其技术顾问，要该厂接收上海、南京的三十几个日本药厂，并要该厂负责人出任军医署副署长。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请生化药厂负责编制了《中国医药生产计划》。

同时，生化药厂有地下工作。张汝励受到倪柝声的庇护（其妻张品蕙的六叔），逃避追捕，并担任药厂总经理。中共高层吴克坚常来生化药厂，与张汝励见面。此外药厂内还渗透进不少中共党员。

有许多教会信徒也在中国生化制药厂工作，每天早上开工之前都先祷告。中国生化制药厂职工只领取微薄的工资，结余的利润大量用于教会事业，包括购买福州鼓岭训练所用的房舍以及海关巷执事之家的房子。倪柝声投入大量精力到中国生化制药厂的经营活动，在地方教会中产生非议，此后愈演愈烈；加上了人身攻击，几乎所有同工长老都否定倪柝声，到 1942 年年底将其革除；只有俞成华坚持不可只凭传言，需当面核实才可定案；于是造成倪柝声此后 6 年时间无法服事教会，到 1948 年春才恢复尽职。

抗战结束后，军用药品需求减少，生化药厂规模也进行了收缩。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令将中国生化制药厂并入沈阳东北制药总厂（前身为延安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倪柝声担任工厂管理委员会主任，倪怀祖继续担任技术总顾问。1952 年 4 月，倪柝声在五反运动中被捕，倪怀祖也回到上海任教会所办翠华染料厂总工程师。

中国生化制药厂的厂址初设于上海，不久抗战爆发，曾迁至香港、澳门。1941 年迁回上海，在海格路（华山路）设厂，1942 年秋租用胶州路 397 号上海私立贫儿教养院院址。另在中区江西路 322 号设办公室。胶州路厂址位于今静安区胶州路 397 号（武定路口），曾为“静安孵化基地”，现为“阳光科技广场”。厂内办公楼和一栋厂房保存至今。（维基摘录结束）

【道达大楼】，摘自维基百科

道达大楼，又名天祥洋行大楼、台维大楼，现名珠江大楼，是中国上海市的一座建于 20 世纪早期的办公建筑，位于黄浦区外滩街道江西中路 320-322 号，座东面西，南京东路以北，天津路以南。

该建筑由英商天祥洋行（Adamson, Bell & Co.）建造，由英商马海洋行（Moorhead & Halse）设计，1908 年建造，1915 年竣工。楼高 4 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 2756 平方米。属于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沿街立面采用三段式构图，底层中部有两个带古典柱式的入口。

1940 年代，中国生化制药厂在胶州路 397 号设立厂址，同时在江西路 322 号设办公室。1955 年 9 月，该建筑改由房管部门管理，改名为珠江大楼。后由上海电度表厂使用。

2015 年 8 月 17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将该建筑公布为第五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编号为 HP-J-004-V[1]。（维基摘录结束）



(1938 年 倪柝声与史百克)

1960 年 巴若兰)



(长乐路 637 弄，中国蓝印花布馆，友华村所在地)



（愚园路 749 弄）

（4）友华村、愚园路训练处

一秋季的果实，训练职事的开始

上海训练基地：a. 蒲石路友华村

今：长乐路 637 弄，参：中国蓝印花布馆

b. 愚园路 749 弄

倪柝声，出国前的交通，1937. 6. 24

最近一两个月中，我的头脑里一直有这样的心意，就是三方面的工作：第一，贫民福音；第二，工作用大会场；第三，在真茹的工作。

...

第三，是真茹的工作。关于真茹的性质，在此题一下也好，真茹乃是为两等人，第一是为着地方负责人，要得灵性的帮助，可于夏天或者假期中，来读一点圣经，好让他们以后能够负责得更好；第二是为着一般少年工人，就是那些明白主呼召他们出来服事主的，来此读经一段时间，以后出去作工。真茹不收要来受对付的人，乃是为着已经受对付，起头事奉的人。不是为着懒惰的人，乃是为着要殷勤事奉主的人。我不怕犯罪的人，只怕懒惰的人。懒惰的人，你拉他，他才动，一不拉，他又不动。或者你叫他，他就动，你不叫他，他又不动。真茹也不是为着轻浮的人来受对付，乃是为着已经受过基本对付的人，要进深造的。真茹也是个人的工作，由我与栾弟兄负责。真茹不是客栈，不是疗养院，也不是神学院，乃是专为少年工人及负责弟兄而设立的。

（摘录结束）

陈福中，《倪柝声传》

倪柝声在英国期间，认识了英国一位贵族的遗孀奥格夫人（Lady Ogle）。（奥格夫人奉献一笔巨款，买下伦敦东南部贵橡山（Honor oak Hill）一所空置的学校，作为基督徒交通中心）一九三九年中，倪柝声结束了对英国的访问，并在德文兰（Phyllis N. Deck）

和巴若兰（Elizabeth Fischbacher）两位姊妹的陪同下，离开英国。倪一到达上海后，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召开同工聚会，信息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奥格夫人财政上的支持下，倪柝声开始培训国内各地的同工，先后在上海蒲石路友华村七号、十二号、十三号和愚园路七四九弄八十一号租下房子，开办「基督徒交通传道处」，仿照史百克主持的「基督徒交通中心」。

（摘录结束）

倪柝声，第二次鼓岭结束的劝勉

<https://ovcm.net/tx/lib/Nee/quanji/32.jianzhen/n17.htm>

（这篇最后的劝勉的话，有的部份显然具有预言性质。这是对那些自全国远近各地来到华南福州附近的鼓岭，参加从一九四九年春天开始的第二期训练特会的一百多位同工讲的。当时由于国、共双方之间的内战已迫近福州，为了安全起见就搬到山下的市区内，在那里平安地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八月初结束。结果这就成了在鼓岭举行的这种训练聚会的最后一次。由倪弟兄带领的第一期训练特会曾于前一年（1948）的六月在鼓岭开始，历时计四个月。——编译者注）

按照人的估计，这次训练特会的聚集是一个不可能的打算。我的健康很差，环境是那么艰难，并且经济也没有把握。一切都好像是主不要我们有这次的聚会。甚至当我们已经起头了，我们也不晓得能不能聚会到一个星期。然而神却怜悯了我们，带领了我们直到今天（历时数月之久的训练特会最后的一日）。每一天都有够多的难题，但是主都把我们带领过来了。

许多年来，主呼召我服事那些服事他的人。在早期我打算在上海郊区预备这样一个训练的地方。不幸，教会不同情，而我的同工们也没有看到这个需要。我自己在真如（上海市近郊）造了两栋房子，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把水电都安装好了，第二天八月十三日中日战争爆发。看房子的弟兄第一个逃走。邻居的房子家家都完好无损，独独我们的房子整个地被毁坏掉了。

一九三九年我从英国回来之后，我继续做我特别的职事，就在上海市友华村和愚园路租了一些房子给同工们居住。我又得以做我所喜欢做的工作。但是有些人接受了训练回去后，并没有很多学习，反倒显露出很大的骄傲。

现在我对主的道路已经清楚了，也许在真如的那个时候，我受的管治还不够，我的学习还不完全，我的话语也还不足。自一九四三年起，我就预备了鼓岭，现在这是第二期的训练特会。神给我的职事是服事那些在教会中有服事的人，和一切神话语的执事。我的职事是帮助那些走在往新耶路撒冷道路上的人走得更快一些，叫已经好的更好一些，而不是帮助那坏的变成好的。



(新闻路 1519 号)



New C.I.M. Buildings Shanghai 1931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Si-s28)

(5) 内地会总部

内地会总部：新闻路 1531 号

今：上海儿童医院，入口门牌新闻路 1519 号

陈希曾，《晒熟的美果》，夕阳无限好-黄昏的礼赞 - 摘

1951 年元月，内地会决定撤走传教士和家眷，共计 601 名成人，284 名儿童。之前，浙江永康内地会教士，将他们内地会房产和几处教会作同样的处理。个别地区如浙江东阳、义乌的内地会，也参加了地方教会。除了浙江外，其他地区的内地会如天水、平凉等地，也都大批地与弟兄们同行。当时和内地会外国传教士们进行接洽的，除倪本人外，还有张愚之、俞成华、唐守临等同工。

大约就在这时，赖恩融（Leslie T. Lyall）邀请倪到他上海寓所，与几位中国内地会的同工，商讨未来的工作，他们就要被迫离去。倪告诉他们：“要为我们翻译一些很实用的圣经注释，例如，阿弗（Dean Alford）等的著作。我们太少这类的书，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当你们再回来时，要作牧羊教导的事，而非只是传扬福音。因为传扬福音该由中国信徒自己来作。”内地会在离开前，与倪等在上海新闻路内地会总部，交通祷告一个上午，并将其总部藏书，送给上海南阳路的弟兄们。

这些都是倪与同工们在时间的压迫感下，所交出的成绩单，虽然成果有限，但是这些只是松土的工作，为着将来圣灵在中国更大的丰收而预备，许多宗派间的藩篱，也许只有狂风暴雨或洪水急流才能冲破！

（摘录结束）

【中国内地会总部大楼】、【海外基督使团】，摘自维基百科
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的总办事处。

同治十三年（1874 年），内地会得到一笔赠款，于是在吴淞路 9 号兴建总部，负责联络中国内地的传教工作以及供 300 多位传教士办公和居住，后来曾迁往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民国 9 年（1920 年）5 月，内地会在**新闻路**购地 20 亩用作建造新总部，新总部设行政管理大楼、传教士公寓、职工宿舍、传教士礼拜堂、华人招待所。1930 年，中国内地会总部迁往上海新闻路 1531 号，有行政管理大楼、传教士公寓、同工宿舍、礼拜堂、招待所。

1950 年代，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迁入中国内地会总部大楼。1991 年第六人民医院迁往宜山路 600 号，**内地会旧址改属上海市儿童医院**。

新总部大楼分为南北两栋，靠新闻路一侧为北楼，高 5 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 3561 平方米。靠北京西路一侧为南楼，高 6 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 8482 平方米。今皆用作上海市儿童医院北京路院区。

1951 年，“三自宣言”发表以后，内地会开始撤退传教士，到 1953 年撤退完毕。所有传教士重新部署在东亚其他地区。1951 年 11 月，在新加坡建立新总部，机构名称改为 China Inland Missio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1964 年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维基摘录结束）



（6a）南阳路聚会所

—秋季的果实，难忘的 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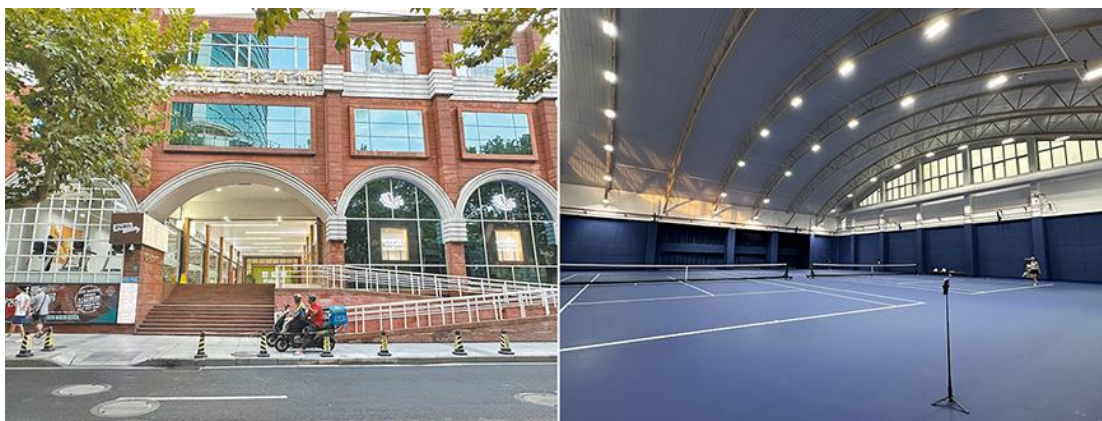
南阳路聚会所：南阳路与西康路西南角，爱俪园总管姬觉弥之妾的花园洋房
今：南阳路 123-145 号



南陽路聚會處：福音書房原址日景

当初：一楼左边为福音书房门市部，右边工具房，二楼左边弟兄之家，右边姊妹之家
中间为长老室和执事室





南陽路聚會處：內部空間大，日後收歸國有，今日改建為體育館。

陈希曾，《晒熟的美果》，夕阳无限好-黄昏的礼赞 - 摘

福州大复兴的消息很快地传开，不久接到上海正式的邀请，参加全国南北各处长老同工的全国性交通聚会，于是倪弟兄就与同工陈恪三联袂飞往上海。在聚会前，与李渊如会面，恢复属灵的交通。从四月九日开始聚会，原定只有几天，没有想到在会中圣灵大作工，大家真是欲罢不能，一直到五月二日才结束，几乎聚了一个月的会。

在将近一个月的交通聚会中，倪柝声传讲“交出来”的信息，并率先将“生化药厂”交出，带来空前奉献的热潮…这一次几乎长达一个月的交通聚会，带动了上海教会的大复兴…（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才开始恢复聚会，可是到了 1946 年秋天，也不过是百人左右擘饼而已。到了第二年底，开始有了复兴的气象，分成十七家，总共有一千左右参加擘饼。）

这一回的复兴，有人称它为大爆炸，原来交通聚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也就是五月底，教会以一千三百多亿当时的货币，购得南阳路一百四十五号的一块地，面积有四亩七分多，还附带一座现成的洋房，预定于八月兴建能容纳五千人的会所。当时开价黄金三千一百两，即美金十万五千元，但会所建价美金十万元，还不在此内。大家对其地点及环境都很满意，只是没有信心。倪柝声这时勉励大家：“盖会所这座山，我们非爬过去不可。”这不禁使我们想起英国大复兴的故事，当复兴的火藉着怀特斐和卫斯理兄弟，在不列斯铎点起来不到几星期，为着当时得救矿工们的需要，第一座卫理公会史上的聚会场所就落成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卫斯理堂。

复兴的火焰燃烧得非常迅速，教会那一边忙着筹建会所，鼓岭执事之家这一边，也忙着筹备从六月四日起的第一期同工训练，从上海交通聚会结束到这时，也只有一个月而已。同工们当初没有想到会有复兴，更不用说有训练！

...

1950 年 6 月 25 日韩战爆发，东亚形势骤变；于六月底，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然而，在一个“通达时务”、充满属灵嗅觉的人来说，似乎看到一个圣灵作工的机会。倪柝声在 7 月 19 日向同工发表了“抓住机会”的谈话，从慕迪的例子开始：“有一个不识字的补鞋的人，谁知道他会变作慕迪？如果那一天有人失去

机会，世界上就少了一个慕迪。谁知道腓利那一天到旷野，遇见那一个太监（使徒行传八章 26-39 节），整个非洲的教会，就从那一天起头。在非洲的教会，是比在欧洲的教会还早的！”那时候南阳路大会所已经建好，人容易就此松懈，倪还劝勉说：“我的感觉是主在我们中间可以作再大十倍的工作。我不说几万几千倍的工作。我说再大十倍的工作。但我们今天作不出。对于机会不去抓住，我们已经满意了！我们以为在南阳路聚会所已经盖成了，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了，就是到这里为止了。所有的机会都给我们失去，都给我们埋了，从今以后，再没有机会了。弟兄们，你们要从睡觉里醒过来。前面的机会不知道有多大。那个可能发展到神所要发展的地步。我们要带神的儿女走上神所定规的路。我们一天过一天要趁着机会来走前面的路，来作前面的工。”

最后他说出自从释放“教会的立场”和“圣灵的水流”两篇信息以来心中强烈的感觉：

“第二期鼓岭聚会之后，我在感觉上有点改变，不是道理上的改变。这三个月来，我里头感觉越过越厉害。感觉今天到了一个地步，不只要得着一个一个爱主的人，并且要得着一个一个爱主的团体。……比方，耶稣家庭，也许时候到了，也许我们应当得着他们。我们能从他们有点学习。在凡物公用、共同生活的事上，他们比我们有认识、有进步。他们能给我们帮助。对于教会的真理，也许我们能给他们一点帮助。也许这是神在中国的一件大事。但愿神引导我们，如果是神的机会，盼望我们不失去。……这件事，我今天很简单地摆在弟兄姊妹面前。盼望你们多有安静的工夫，多有默想的时候，赶得上神所给的机会。不只，这是机会中之机会，我们不要失落，我们要接上去。我们需要懊悔，需要认罪，因为我们所失去的机会相当多！神所交给我们的机会，被我们一直失落。……盼望从今以后，机会逃不过我们的感觉，机会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在有机会的路上，我们可以多走几步。”（摘录结束）

【南阳路聚会所】，摘自维基百科

1947 年，上海地方教会每次聚会的信徒增加到 1,000 多人，而文德里四幢房屋打通以后最多只能容纳 400 人，因此每次聚会时，会所的外面弄堂里、对面福音书房、李渊如住处和其他几个信徒的家里，都坐满了人。聚会时最少要用上十多个扩音喇叭。买地盖造大会所的需要实在日益紧迫。于是上海教会用信徒自愿捐献出来的 2,100 两黄金，购进距离哈同路不远的南阳路与小沙渡路（西康路）西南角，爱俪园总管姬觉弥之妾的花园洋房，占地 4.71 亩，原来的小楼保留下来作为办公、接待等用途，在空地上建造大聚会所。建筑面积 2,207 平方米。里面可容纳 3,000 人，外面还可以容纳 2,000 人。其容量超过了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尔堂和怀恩堂。

与地方教会在其他各地所建造的聚会所一样，上海南阳路聚会所也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教堂式样，只注重简洁、实用。根据地方教会的信仰，聚会所内不用任何装饰，包括十字架。

南阳路聚会议所在 1948 年底、1949 年初投入使用。在会所内负责讲道的主要是张愚之和蓝志一。倪柝声在 1948 年—1949 年忙于进行鼓岭训练，李常受在 1949 年被派往台湾，俞成华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擅长于个人面对面的帮助。女性在地方教会中只从事辅助性工作，即使威望甚高的汪佩真、李渊如也不例外：汪佩真仅仅在只有女性信徒的场合工作，李渊如则忙于上海福音书房的出版工作。地方教会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信徒参与教会

服务的程度很高，从会所外的路口，就有人负责引导，直到会所内的每项服务，都有专人负责。整个上海地方教会按照居住区域被划分为 26 个分家，每个分家各自都有几名负责人，负责监督和帮助各自分区内的信徒。

1949 年以后一段时期内，上海地方教会由于并无外国差会背景，未太受到 1950 年代初中国反美运动的干扰，在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政府组织的爱国运动，如反美游行、政治学习、包括控诉运动后，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可以继续向外传福音，信徒人数仍在稳步增长。

然而，在有外国差会背景的各大教派被顺利纳入三自系统，由政府全面掌控之后，剩下的几个自立性教派——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地方教会和王明道负责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在政府眼中就成了唯一不受控制、因而也就更危险的目标，决心采用强硬手段加以取缔。1952 年，耶稣家庭首先遭到镇压。同年 4 月，倪柝声在东北被秘密被捕。在失踪了 4 年之后，即 1956 年，突然在上海召开批斗大会，宣布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此前在 1 月 29 日夜，上海地方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体被捕，关押在南阳路聚会所进行隔离审查了几个月。俞成华长老在审讯期间病故，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捕判刑，与倪柝声一同关押进提篮桥监狱。剩下的部分信徒在唐守临、任钟祥、左弗如带领下改组参加三自，许多信徒离开了教会，有些人在受到打击后，停止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也有许多人不愿参加改组后的教会，自行在家中秘密进行聚会。

上述局面维持了只有 2 年。1958 年，南阳路聚会所被要求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原有的聚会所被并入在陕西北路怀恩堂的联合礼拜，唐守临被允许参与讲道，其他教会人员则被安排到工厂参加劳动。南阳路聚会所被政府占用，先是被改为新成会堂。1976 年，又被改建为静安体育馆。而原有的两座三层小洋楼，曾用于教会办公，后来住进了许多户居民，又被美容院、餐厅占用。（维基摘录结束）

【上海福音书房】，摘自维基百科

上海福音书房（英语：Shanghai Gospel Bookroom）是 1927 年—1958 年间上海一个基督教出版机构，专门出版倪柝声的著作。上海福音书房的编辑主要是李渊如。

上海福音书房在 1928 年—1948 年期间一直在哈同路（今铜仁路）240 弄文德里 26 号；1948 年底 1949 年初迁往南阳路 145 号新建的大会所，文德里原址仍为福音书房编辑部。

1950 年代初，李渊如负责的上海福音书房加快了出版速度。上海福音书房一直存在到 1958 年中国大陆基督教开始联合礼拜的前夕。（维基摘录结束）



（6b）哈同花园/爱俪园

哈同花园：原静安寺路
今：上海展览中心

【爱俪园】，摘自维基百科

爱俪园（Aili Garden）（俗称“哈同花园”），是上海在中华民国时期最大的私家花园，由犹太人富商哈同（1851—1931）及夫人罗迦陵（1864—1941）兴建。该园原址位于原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1901 年（清光绪三十年），哈同按照夫人罗迦陵的愿望，在罗迦陵的出生地**涌泉浜罗家村**购得一片土地，此即后来哈同花园的基址。1940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公共租界，该园被日本人破坏。1955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征用该地，建成**中苏友好大厦**，即今**上海展览中心**。（维基摘录结束）

【哈同花园】，摘自百度百科

哈同叫这座花园为“爱俪园”，园中用欧爱司·哈同中的“爱”与罗迦陵（字俪蕤）中的“俪”组合而成，表示对罗的爱慕。

该园参照《红楼梦》中大观园设计，从 1902 年起逐步将哈同花园扩建，到 1910 年全部竣工，耗时 8 年，轰动上海滩，被称为“海上大观园”、“海上迷宫”，为旧上海最大的私家园林。以其灵巧、精致、丰富的景观设计，在上海近代园林建筑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

这里曾经拥有山石池水，舸舫亭阁、奇花异草，方圆 20 公顷，26 个景点，处处胜似仙境。不幸，1940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园内所藏金银财宝，被日寇洗劫一空，瞬时诺大的一个花园，变成了一片废墟。1955 年人民政府在此建成巍峨的中苏友好大厦，现为上海展览中心。

哈同全名欧爱司·哈同，1851 年出生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巴格达城（现伊拉克首都）。其父为犹太人，以经商为业，育子女 6 人，哈同排行老三。哈同 5 岁随父迁居印度孟买，不久因与兄不睦，只身流浪香港谋生，并进老沙逊香港分行当小职员。

1873 年转到上海老沙逊分行任司阍（传达室看门）。根据当时他囊中羞涩，全部家产只有 6 元龙洋，至此只能与洋行雇佣的中国勤杂工住在一个工棚内，但是凭着他机灵的脑袋，勤奋的工作，在传达室一天也可捞到一二十元外快，又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于是得到洋行大班赏识，转入新沙逊洋行，提拔为跑街，进而又提拔为烟土仓库保管员和收租员，并于 1879 年进一步被破格提升为大班，协办兼管房地产部。

在此期间，他利用贩卖烟土，赚了不少钱，并利用这些钱，在南京路一带用他的投机伎俩陆续占取了一些土地，奠定了他经营地产和发财致富的基础。特别是他先后当上了法租界董事和公共租界工程部董事后，因为有机会参与策划非法扩大租界或越界筑路，可以预知拓宽马路，扩大公共设施的计划，所以多次依仗特权，用低价强购中国人的土地。

1901 年他独资开办了哈同洋行，专门从事房地产，到 20 世纪 30 年代，在南京路上已占用一半房地产，成为上海近代史上名声显赫的一个“地产大王”。

【南京西路】，摘自维基百科

原称静安寺路。1860 年代，上海公共租界越界修筑了静安寺路。1945 年更为现名。静安寺路在民国时期也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道是以高档与时尚著名的商业街。这个特征也一直传承到了今天。现今的南京西路是上海传统的四大传统商业街，云集了众多高档商场、写字楼包括目前上海浦西第一高楼会德丰国际广场以及酒店。同时这些现代建筑与保留下来的花园住宅、公寓等其它历史建筑一起形成了现在南京西路特有的风味。（维基摘录结束）

【哈同花园、罗苑】，摘自知乎

哈同为当时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并留下了很多故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南京路事件”。原来，当时的南京路远不及今日的繁华，仅仅只是十里洋场中的“路人甲”，不受重视。哈同却早早看到了这里的潜力，并趁着战时租界混乱之际，大肆买入了南京路以西的地皮（据说当时他曾拥有南京路 44% 的产权），赚的盆满钵满。不仅如此，他还专门花了六十万两白银在南京路上用铁藜木铺设马路，靠这些踩上去极为舒适的木板制造噱头，营造了“红木南京路”的传说，使得地价疯涨。在一次次的成功之后，哈同开始在全国各地购买房产，而罗苑正是他在杭州最大的一处产业。



（6c）怀恩堂

怀恩堂：原西摩路 375 号，参：南侧 369 号为宋家花园
今：陕西北路 375 号（北京西路口）

【南阳路聚会所】，摘自维基百科

1949 年以后一段时期内，上海地方教会由于并无外国差会背景，未太受到 1950 年代初中国反美运动的干扰。1952 年，耶稣家庭首先遭到镇压。同年 4 月，倪柝声在东北被秘密被捕。1956 年，在上海召开批斗大会，宣布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此前在 1 月 29 日夜，上海地方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体被捕。1958 年，南阳路聚会所被要求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原有的聚会所并入在陕西北路怀恩堂的联合礼拜，唐守临被允许参与讲道，其他教会人员则被安排到工厂参加劳动。南阳路聚会所被政府占用。（维基摘录结束）

【怀恩堂（上海）】，摘自维基百科

怀恩堂（英语：Grace Church），位于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 375 号（北京西路口），是中国上海一所基督教新教教堂。该堂创立于 1910 年（清宣统二年），最初位于虹口北四川路。美南浸信会传教士乐灵生在此置地 20 余亩，创办怀恩堂和民强中学、晏摩氏女中（现北郊中学）。大堂由 1 幢中 3 层楼房、2 层的楼房组成，东南角有一高耸的钟楼，另设小教堂。至今在册信徒已达 9,535 人，礼拜时则可容纳 2,000 人以上，是上海基督教可容纳人数最多的教堂之一。1994 年，怀恩堂入选第二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该堂创立于 1910 年（清宣统二年），最初位于虹口北四川路。美南浸信会传教士乐灵生在此置地 20 余亩，创办怀恩堂和民强中学、晏摩氏女中（现北郊中学）。1937 年，淞沪会战开始，虹口沦为战场，怀恩堂被迫搬迁至爱文义路 605 弄王家沙花园 32 号。由于信

徒人数不断增加，1940 年，购置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75 号的基地（南侧的 369 号即上海宋家花园），并于开始动工建堂，至 1942 年新堂落成，堂内可容纳千人以上。是上海基督教主要教堂之一。

戚庆才担任中华全国浸会联合大会主席，1950 年，戚庆才是基督教三自运动 40 位发起人之一。怀恩堂不再与美南浸信会有任何关系。54 年戚庆才为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常委、副主席。1958 年，上海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原有 208 个教堂合并为 22 个，至 1965 年再次减少为 11 个，该堂都得以保留。1966 年 8 月 23 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关闭。1980 年 12 月 28 日，怀恩堂重新开放，恢复礼拜，戚庆才仍为堂务主任。
（维基摘录结束）



提篮桥监狱（原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监狱） Tilanqiao Prison (Formerly known as the Ward Road Gaol)

长阳路147号
147 Changyang Road

提篮桥监狱原名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监狱，曾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始建于1901年，1903年启用。在不同历史时期，提篮桥监狱收押过众多知名人物。1945年至1948年间，这里也是关押、审判、处决日本战犯的场所，曾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关押于此。1948年王孝和烈士在监狱刑场英勇就义。1994年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1997年公布为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2013年其早期建筑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Tilanqiao Prison, formerly known as the Ward Road Gaol, was once the largest prison in the world and earned a reputation as the "Alcatraz of the Orient". It was first built in 1901 and put into use in 1903 by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in the foreign-controlled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the prison has housed a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prisoners. From 1945 to 1948, the prison was wher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were imprisoned, tried and executed. In 1948, Wang Xiaohu, a communist martyr, was executed there. In 1994, Tilanqiao Prison was declared a Historical Building of Shanghai; in 1997, it was declared a Site of Mem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in 2013, the prison became a National Heritage Site to be protected for its historical value.





（7）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南面正门：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原华德路 117 号）
新岸礼堂，西北门：昆明路 280 号

【提篮桥监狱】，摘自维基百科

该监狱最早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创建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由英国驻新加坡工程处设计中标，同年底动工，1903 年 5 月投入使用。

处于长阳路北，昆明路南，舟山东路，保定路西。该监狱原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处于上海公共租界东区的提篮桥地区，俗称西牢或外国牢监，又因其规模之大而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也是当地监狱的代名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该监狱归上海市监狱管理处管理，也是该机构的所在地。2013 年，提篮桥监狱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4 年，完成搬迁至青浦青东农场监狱片区。（维基摘录结束）

● 楚云弟兄，属天道路一世情

我從提籃橋監獄後門凝望「新岸禮堂」的入口，這是探監家屬穿越的通道，他們在大禮堂等候由監房走來的囚徒。當年倪師母就是在那裡引頸期待由三號樓走來的倪柝聲。

● 法治周末，上海监狱局：提篮桥监狱搬迁 2013. 7. 17

提篮桥监狱的北面，昆明路 280 号，门框上写着“新岸礼堂”4 个金色的大字，这里曾经是室内刑场相对应的室外刑场。当记者走访的时候，礼堂的大门外放着几把椅子，炎热

的中午主人不见了踪影，只有这几把椅子。旁边的小门上则写着“家属会见”，门外几米长的铁栏杆是囚犯家属排队的地方。每到探视的时间这里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街道对面的弄堂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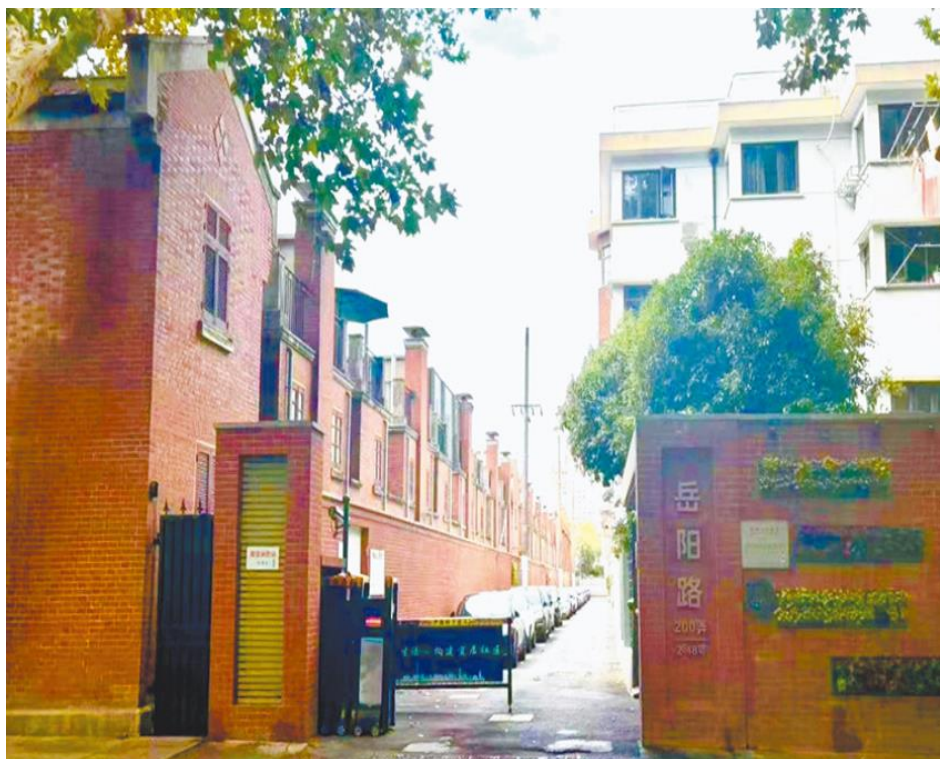


（7b）北外滩景点

北外滩景点：北外滩国客中心

其中：东大名路北外滩滨江绿地（太平路入口，国际港务大厦东部小路）
看东方明珠+陆家嘴三件套

上海浦东陆家嘴三件套是由 492 米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20.5 米高的上海金茂大厦、632 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组成。



（8）岳阳路居所

岳阳路居所：今岳阳路 200 弄小区

陈希曾，《晒熟的美果》，夕阳无限好-黄昏的礼赞 - 摘

1956 年，倪柝声被判 15 年监禁，倪师母也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当时，当局人士威胁她，要她与倪柝声划清界线，甚至于不惜离婚，都被她坚决拒绝。到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日子就更艰难了。上海宗教事务处逼迫她，要她和丈夫离婚说：「离了婚，你就『解放』了，因你本人家庭出身是医生，自由职业，不是剥削阶级，本人是家庭妇人。」但她丝毫不为所动！

当倪柝声下狱以后，来自香港方面所有的接济，都是经过倪师母才达到倪柝声手里的。有一段时期，每月一次探监，她就全力以赴，准备食物，也冒着危险，悄悄夹带进罗马书。后来，她每周获准可以去狱中探望倪柝声半个小时。最叫人伤心的是：1971 年的时候，他们二人都认为第二年的春天倪柝声可以出狱，夫妻不久即可团圆。10 月 26 日，倪师母的姐姐自北京来探望她。她在搬东西时，跌了一跤，跌断了两根肋骨。之后几天，倪师母早晨未再起床，11 月 4 日送去医院急诊，证实是中风。因她那时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在医院也没有得到什么治疗。主也成全了倪师母生前的祷告，若中风，快快到主那里去，不要拖累他人。她住院三天后于 11 月 7 日就去世了。死前倪师母还满怀期待次年四月与倪柝声会面。中风前致马兴涛信云：「述叔[倪柝声]病在广德：上月 19 号及 26 号两封信要我去广德，当然是通过领导，但我要等骨接好再说。」

倪师母姊姊张品铮把倪师母的后事办完之后，才把倪师母去世的消息告诉倪柝声。这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也许是倪柝声的病情在半年内急转直下的原因：在倪师母逝世半周年，1972年5月6日致张品铮信中，其思念亡妻之情跃于纸上：「回首前尘，展抚遗物……心感悲痛。……我对她不起，害她困难。……十余日来，深思蕙妹不能自己。」而倪柝声此时「病已缠绵，经常反复」。5月20日夜里心脏病又发作，好几小时的心房颤动。后来吃了药才得支持。病中极思落叶归根。5月22日致一位亲戚马兴涛信中，提到逝去的倪师母：「去世至今六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5月30日致张品铮最后一封信，称：「我病中心仍喜乐，请你不必挂心。我仍尽力促使[保守]自己，不要因病痛难过」。5月31日清晨两点在劳动营中「病亡山下坡」，离世进入荣耀里；享年六十九岁。今与师母同葬于江苏省苏州市香山公墓。

倪柝声与师母虽然相识近半世纪，但是若减去为主撇下的十二年 and 为主被囚的二十年，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十七年，可谓是聚少离多。难道他们的路走错了吗？不，其实，他们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他们所得的安慰最多，也因此只有他们最能唱出共同的心声：

我爱我的救主。我求祂的称是；
为祂之故安逸变苦，利益变为损失！
祂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
除祂之外，在天何归？
在地何所爱慕？
（摘录结束）

● 楚云弟兄，属天道路一世情

倪師母岳陽路最後居所

1971年11月初，倪師母在岳陽路親人家中因墊高取物，不慎摔跌，斷了肋骨。雖然緊急送往楓林路上的中山醫院，卻因她定罪的特殊身分，院方拒絕醫治。滿頭華髮已屆古稀之年的倪師母，被棄置在急診室廊道，三天後因中風過世，時年七十歲。

身在安徽白茅嶺勞改場的倪柝聲，驚聞愛妻身亡，痛心不已。他請倪師母的大姐品珍寄去愛妻的衣襪、髮束和臨終前的生活細小用品，那是他對摯愛一生的妻子，無盡思念的最後聯結。

半年後，1972年5月31日，凌晨兩點，倪柝聲也在心臟宿疾的折磨中離世。心跳停止的那一刻，他的屋內，依然保存著愛妻的遺物。

杭州复兴之初

(a) 杭州聚会处 1934

东街路聚会处：东街路 321 号、华藏寺巷口
今：建国中路与华藏寺巷

之前：刀茅巷与庆春路

裘冲曼，1934.6.13，《通问汇刊》

[https://ovcm.net/tx/lib/Nee/wenji\(lsm\)/2/2-05-08.htm](https://ovcm.net/tx/lib/Nee/wenji(lsm)/2/2-05-08.htm)

我们聚会的地址，在五月底从刀茅巷搬到东街路三百二十一号（华藏寺巷口）。这房子很宽大，可容得五百人的座位。但现在暂由弟兄们合租着，聚会的不过占一小部分。

我们现在每主日下午二时有造就的聚会，四时有擘饼聚会，礼拜五晚七时有祷告聚会。最近打算有弟兄交接的特别聚会，和每主日上午有传福音的聚会。另外在旧藩署三十号，每礼拜二、四、六，晚七时半有传福音的聚会。这些都要渐次看出主的恩典来。我们相信主确已在杭州动了复兴教会的工。愿尊贵权能，归给父神。阿们！

建国路：

https://zzhz.zjol.com.cn/hz/csxw/202110/t20211004_23181017.shtml

建国路以清泰街、庆春路为界分别称建国南、中、北三路。南段宋名竹竿巷，明称板儿巷、白花蛇散巷，清称上、中、下板儿巷，为杭城较古老街道之一；中段宋称小粉墙，明称崇新巷，清名石牌楼、小粉墙、金铜桥、普安街；北段明称艮山门大街、东营街，又称东街。民国时庆春路以北统称东街路。抗战胜利后始名建国南、中、北三路。

(b) 西湖边的歌中歌 1935



陈希曾，《晒熟的美果》，11 章

在这波涛汹涌期间，包括栾腓力、汪佩真等在内的少数同工虽然企图力挽狂澜，一切的努力终归徒然。同工们决定对这问题采取什么都不知，什么都不作，什么都不说的态度，只是继续积极的聚会。到了五月，虽然风暴仍在，但已平静不少。同工们几次三番敦促倪氏恢复职事，没有结果。后来李渊如建议大家邀倪一同到杭州西湖休息两周并查读雅歌，他答应了。结果有七位同工，其中有四位弟兄和三位姊妹与他同去。那次的查经记录，后来整理成书，书名为《歌中之歌》。

查读到雅歌第五章中的一段话，仿佛道出倪柝声这几年来的遭遇，怎样经过一个漫长的灵魂黑夜！当解释到第二节时，他说：

『现在祂在这里，乃是显出一个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启示——「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发绺有了夜间的点滴。」这是一幅什么图画呢？这里明明是说到祂自己在客西马尼园的经历。在那里，祂的头真是满了露水！同时，在那一夜，我们看见祂头上真是有了点滴！（路廿二 44）。所以祂在这里是显出祂自己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人。』（中略）

『客西马尼对我们所说的，那是神的厌弃，和从这个厌弃所产生的一切。（赛五十三 4 末二句）我们已经明白祂赎罪那一方面，但是祂的十字架还有在外表上被神厌弃的那一方面。因着这一个，就叫祂受了极大的羞辱。在祂已往所受的许多苦难中，你还能寻出荣耀来，因为神也在里面。但是到了今日，祂不只是人所厌弃的，并且好像也是神所厌弃的；好像祂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神的击打苦待。在这里，也能看见神的手，因着神的击打，祂就被人厌弃，这就成了祂最大的羞辱。』（中略）

『二节这一个呼召，乃是出乎许多信徒意料之外的。他们并不知道十字架里面还有一个羞辱方面的存在。他们对于十字架，并不是没有经历的人。他们对于十字架的经历，也可以说是很深的了。虽然他们为着十字架也受过一点苦，也经过一点逼迫，也曾被人羞辱过；但是他们总是觉得十字架是他们的荣耀，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能力。他们从来没有清楚地想到，十字架真的要变成他们的羞辱。不只叫他们失去世界的名声，并且也叫他们失去属灵的名誉；他们竟然被人看为连神都厌弃他们了。神要叫他们经过试炼，而得不着认识的人的安慰和同情，并且反要以为他们是被神击打苦待了。属世的羞辱，也许是他们从前所常受的；但是属灵的羞辱，在他们身上，还是完全新的经历。这一种的误会所发生的羞辱，会叫他们深深地感觉，是因为涉到他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到了这里，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作「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西一 24）』

『这一个呼召，是何等的新奇呢？又是何等的残忍呢？怪不得听见的人就要退缩。她也许要以为说，神的荣耀岂不是比什么都紧要吗？我在已往的日子中，总是打算如何在我的生活、工作上荣耀神的名。现在神如果真的让我被误会，夺去我在人中间的美名，让人羞辱我，以为我和神中间是出了事的，就神怎么会得着荣耀呢？也许她为着自己着想的地方不多，为着神的荣耀所着想的地方更多。但是，她在这里，没有看见她所顾念的，乃是她自己要如何荣耀神。她必须受神的剥夺到一个地步，就是要凭着自己的好心来荣耀神的意念都得除去。十字架必须作工深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肯甘心乐意地接受神所分派给你的份，而让神照顾祂自己的荣耀。』

『听见呼召的人，也许还有一个难处，她也许要顾到神的工作。在已往的时候，因着她所认识的十字架的缘故，她真是吸引了人来到她那里学习主的道路。她已往十字架的经历，叫她成为生命的运河，叫跟随主的人就得跟随她。她如果接受了这个新的呼召，让十字架把她带领到蒙羞受辱的地位，就她岂不是更要失去她工作的地位和工作的机会吗？已往十字架的经历，会把人吸引到她面前来。今后十字架的经历，岂非更将人从她面前赶出去吗？今后难道还有人亲近她吗？还有人要从她学习主的道路吗？这一个思想，也会叫她踌躇不前。』

『所以她就答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在我一切的外面行为中，已经藉着十字架脱去我旧人和旧人一切的行为，难道我现在要起来接受十字架孤单羞辱的方面，以致叫人误会，好像我又穿上了我从前所已经脱下的衣裳吗？经历十字架已经到真的脱离了一切出乎旧人的，难道还不够吗？许多的信徒，到了这一步的时候，都是没有看见十字架有两方面——消极的和积极的。复活是认识的，十字架也是认识的，不过只在消极方面。所注意的，就是十字架如何对付旧造，她并没有看见十字架如何对付新造。她只看见十字架叫人脱离的工作，她并没有看见十字架如何叫人进入的工作。也许她会误会，以为这些积极的工作，是复活方面的事，岂知却是十字架的事。十字架也是在积极方面将十字架的羞辱、受苦、误会的模型，印在新造上面。主耶稣的生命，本来就是新造的生命，难道我们没有在祂身上看见十字架所给祂的受苦模型吗？』

也许在教会历史中难得有人将这一段的圣经解释得如此透彻，但是谁会想到这些解释的背后有多少的辛酸与眼泪：「忠心不易，失节似乎更难，吞忍痛苦，辩白不见快乐；恶名可

伤，美名亦非可羨，主，我必须默默无声负轭？」虽然经过的是一个漫长的灵魂黑夜，然而「在这阴云密布的处境中，我更切慕祢的甘甜莅止，赐以信心眼光，挣脱朦胧，使我看见美丽蓝天白日！」果然讲完《歌中之歌》之后雨过天晴，他就正式恢复了话语的职事。

三、附录

鼓岭的工作与今后全国的工作

我想应当尽早通知弟兄姊妹前面的道路。有的弟兄姊妹还不知道他的路应该如何，有的已经知道了。各位还不知道的，可在主面前祷告。如果没有引导，请尽早通知我们。现在我想谈谈岭上的工作，以及今后全国的工作。关于工作，我们想分为十个单位或区域。其中至少有两区的工作已经起头了。

工作+区域

一上海区：重在沪杭铁路一带，中心是上海。

二福州区：重在福建、台湾，中心是福州；闽北顶和闽西南不在内。

三温属区：闽北顶属于北区。这区非起头不可，因为已经有一百数十个聚会。

我们的强点是地方教会的立场清楚，我们的弱点是工作没有中心。因着我们地方委会的立场清楚，就使我们在抗战中，各地的聚会没有停止；虽然我们没有牧师、传道，但擘饼敬拜、传信息都能继续。但另一面，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中心，就变成散漫。这错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愿意找出这痛处。现在我们由圣经清楚的看见，工作是有区域的。

四平津区：我们目前盼望华北、平津有工作区。并且渐往山西、绥远、宁夏，或者甚至到内蒙古去。

在抗战前，天主教徒有四百万，更正教徒不到六十万；抗战后，天主教徒只剩三百万，更正教徒约四十八万，不到五十万。现在虽然有增加，但不多，另一面，丢的也多。（这些数字乃是指所有的教友而言。）天主教徒约有三成是在内蒙古，他们的工作是向西走，往山西去。

五青岛区：由胶济路朝西，由津浦路向南。

六广州区：华南的地区，以广州为中心，包括香港。这区域往南边的地方越不牢靠、人越轻浮，见证越难。这区主要是负两广的责任。

七客属区：我们在海关巷时，觉得要以汕头为中心。江西西南、福建东南等地，有三十余处聚会。福建西南也算在这区内。

八文字工作：文字工作要算一个独立的单位，如出版书报等，这些工作在上海办理。

九鼓岭工作：鼓岭工作也是单独的，在福州。

十游行布道：从前我们着重地方教会的安提阿路线，忘了耶路撒冷的路线；今天我们要同样重视耶路撒冷的路线与安提阿的路线。以往几个月你们是对付个人属灵的问题，今后你们在工作上要在主面前有些交涉。你们有什么感觉，可以通知我们，好叫我们所作的事不错。

各区工作方向

上面所说的十个单位不是那么容易作，因为我们的人力、财力都不够。现在我们再稍微详细来看这十个单位的工作。

温属区：这一区必须立即开始进行。平津、广州、汕头(客属)三区可以暂时等一、二个月，帮温属的忙。你们可以请那些有心事奉的弟兄姊妹集中在温州，给他们训练二、三星期，训练后，把他们分散到各地去工作。你们要将在鼓岭所看见的道路传出去。还有，必须要盖聚会所；现在已有的聚会所只能坐二、三百人。姊妹方面，在这里受训练的只有三位。

盼望今后对于工作，应当扩大南北交换。

青岛区：这区现在是有特别情形，因为外面被包围。这区是好土，人不少。恐怕烟台的弟兄们会回青岛去。今后烟台与济南的工作要挂于青岛。平津的弟兄姊妹暂住青岛、往广州或往温属。这不过是大体上的原则。

客属区：这区现在似乎还太弱，这区要由汕头出发。客属来的弟兄姊妹也许回去开始工作。在客属的地方，情形与温属不同，因为必须开荒、立根基。目前盼望暂时维持一下。也许必须等温属的工作开始后再工作。

广州区：这区必须有属灵分量重的人，钉住属灵的情形。对于弟兄姊妹，工人必须加强他们。那里也需要有强的姊妹。广州除了宣道会得些人外，其他没有人兴起。神的道路是建立在人身上。财力、物力的问题还少，人是更要紧的。天主教徒在广西最少，天主教在那地区很难作工。我们必须加强两广的工作。

平津区：平津区到底是洋场，这区以北平为中心更好。北平是教育中心，在学校工作最好，机会也好。但现在北平的聚会还赶不上在天津的。北平聚会所必须建起来。弟兄要多在那里负责。东北来的弟兄姊妹，暂时在北平。但这区的工作，必须在青岛的工作起头后再作。

游行队：若有四、五位弟兄姊妹同工出去更好。那里有地方教会请他们，或来通知他们去作工，他们就去。每一次出去，最少要有三位弟兄、二位姊妹。这些弟兄姊妹的住家，或者在山上，或者在福州城内。

文字工作：这种工作的需要很大。《执事报》是为着通消息与工作情形。《道路报》是为着初信，《见证报》是为着年长的弟兄姊妹：(盼望一周能出版一分报。)《福音报》是对未信的人。还有参考文字，这不是普通的书，乃是特别为着认识圣经用的。我们盼望能番译一些书，如阿福德(Dean H. Alford)的《新约字研》，达秘的《圣经略解》，我们盼望把它改写，就是用自己能领会的话写出来。这不是为着我们读书用，乃是为着参考、比较。因为他们写的不一定全对。另

外，格兰特(Grant)的《数字圣经》(Numerical Bible)，盼望最少能番译其中的新约部分。阿福德是看见圣经的各个字，达秘是知道圣经的意思，格兰特能使我们认识解经的道路。文字的工作，不是大祭司的工作，乃是利未人的工作。如果有七、八位姊妹帮助，我们就可以番译《圣经汇编》(concordance)。

至于番译新约，我想最少我们要番四种版本：第一，新约意译(paraphrase)，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话来番，不理一个一个的字，只重意思。第二，新约修订本，就是重译(Revise)目前的新约。这一本要重上下文，以及各个字意义的准确，这是番译。第三，我们还要有一本比第二种更直译，如 Kai 等于英文的 and，像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三节里的。这一本是以希腊文法为准，用中文来写。第四，以上这三本还不够，还要有第四本。第四本要找一些特别的字，如冠词等。希腊文里，许多名词在有的地方加冠词，在有的地方不加。如果你用英文，就有的地方应是「the Paul」。我们要用十年的工夫番这些特别的字，譬如把「the」番为「该」，「the Paul」番为「该保罗」。这一本是将每一个希腊字都用一个中文字番译。

如果我们能在几年内作这些事，下一代要读圣经，就能读得更好，因为有工具书可以参考。以后的人读新约，只要把以上四本一对，就能知道圣经正确的意思。今天人所缺的，乃是参考书与圣经本身。今天我们所用的圣经中文译本，建立了属灵语言，这是最好的事。

作文字的人必须非常殷勤，不可懒惰，必须学习圣经体裁的辞句。过去我们出版属灵的文字多，参考书不够。吴德先生(Mr. Wood)的《圣经百科全书》(Dictionary of the Bible)已经绝版，我们可以写信去问可否再出版。

鼓岭工作：在鼓岭这里，我们注重向两种人工作：第一，同工；第二，地方教会的负责弟兄。我们盼望在训练中心寄宿的，能够早起。分散在各地的房屋可预备给受训的人住，并作为休息所。鼓岭山上只有十二月或正月时天气不太好，其他时候都很适合作训练。

在这里，我们盼望能按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方式来聚会，每个人可以提出意见，最后有断定。

以上这些乃是大概的轮廓，不是最后的决定。一面我们有团体的看法，一面我们也注意个人的感觉，团体与个人的看法必须平均。

附：其他几件事

关于使徒与长老的关系：在一个地方的长老如果够强，可以与使徒一同工作。关于中心区：工作到相当的时候，弟兄姊妹必须向外送。我们相信，人送出去，立刻有别人能补上。譬如香港人常常换，但他们的人并不减少。

关于福音与初信造就：我们应当已经有五十余题福音材料，以后盼望能再学些别的材料。我们盼望初信造就和福音，全国同时一律。这样，弟兄姊妹由某地到某地，都能接得上。初信与福音的信息，负责人必须活在这些信息中，不然就变成圣公会的公牍文了。在初信造就上，必须钉牢弟兄姊妹，不放松他们。

关于移民：教会有弟兄姊妹移民出去，本地教会的人不会少。我们应当鼓励移民。

关于教会的事奉：在天主教里，抗战前悔改的人有十几万，受浸的人共有五十几万，这数目等于更正教一百年所得的数目。但无论更正教或天主教，福音的工作在中国还是差太多。如果今天教会能全体传福音，主就要在中国作一件新事。你们回去时必须作到一个地步，叫教会里个个弟兄姊妹都能作。不然，你们的工作乃是失败。你们要作到一个地步，教会的事是每一个弟兄姊妹作，传福音、看望、造就等，都是教会全体作。所有有一千两恩赐的，都必须拿出来。我们要作到教会全体事奉、教会全体传福音，否则，我们就是大失败。你们要很忙，但乃是叫个个都能作。我知道这很难得。如果你们忙，只是你们自己作，这是错的。如果将来有人写信来报告说，教会的事都是他一个人作。我们就要宣告说，我们七十人出去作工，堕落了一个。盼望弟兄姊妹清楚我们的路，我们必须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动起来，全体事奉，这才是主所要的见证。

1948.9.8, 于鼓岭

《倪柝声文集》卷30，“在基督里成为一身”，第三部《工人与工作》之17篇

最后的劝勉

于倪柝声著述全集: <https://ovcm.net/tx/lib/Nee/quanji/32.jianzhen/nil7.htm>

（这篇最后的劝勉的话，有的部份显然具有预言性质。这是对那些自全国远近各地来到华南福州附近的鼓岭，参加从一九四九年春天开始的第二期训练特会的一百多位同工讲的。当时由于国、共双方之间的内战已迫近福州，为了安全起见就搬到山下的市区内，在那里平安地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八月初结束。结果这就成了在鼓岭举行的这种训练聚会的最后一次。由倪弟兄带领的第一期训练特会曾于前一年（1948）的六月在鼓岭开始，历时计四个月。——编译者注）

按照人的估计，这次训练特会的聚集是一个不可能的打算。我的健康很差，环境是那么艰难，并且经济也没有把握。一切都好像是主不要我们有这次的聚会。甚至当我们已经起头了，我们也不晓得能不能聚会到一个星期。然而神却怜悯了我们，带领了我们直到今天（历时数月之久的训练特会最后的一日）。每一天都有够多的难题，但是主都把我们带领过来了。

许多年来，主呼召我服事那些服事他的人。在早期我打算在上海郊区预备这样一个训练的地方。不幸，教会不同情，而我的同工们也没有看到这个需要。我自己在真如（上海市近郊）造了两栋房子，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把水电都安装好了，第二天八月十三日中日战争爆发。看房子的弟兄第一个逃走。邻居的房子家家都完好无损，独独我们的房子整个地被毁坏掉了。

一九三九年我从英国回来之后，我继续做我特别的职事，就在上海市友华村和愚园路租了一些房子给同工们居住。我又得以做我所喜欢做的工作。但是有些人接受了训练回去后，并没有很多学习，反倒显露出很大的骄傲。

现在我对主的道路已经清楚了，也许在真如的那个时候，我受的管治还不够，我的学习还不完全，我的话也还不足。自一九四三年起，我就预备了鼓岭，现在这是第二期的训练特会。神给我的职事是服事那些在教会中有服事的人，和一切神话语的执事。我的职事是帮助那些走在往新耶路撒冷道路上的人走得更快一些，叫已经好的更好一些，而不是帮助那坏的变成好的。

假使你在离开这里之后失败了，你以后总不能说你不晓得这条路，以后你也总不能说你从来没有看见或是领会到这条路。可能在你一生中，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对你说这样直的话，在我已过的生命中，我从未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二十多年之久，我没有斥责过任何一位弟兄。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保留，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

在教会历史上，神兴起过许多话语执事，这次我像是做了一件愚昧的事，因为我把我的职事告诉了你们。我已经把我自己和我的教训一起给了你们。我相信在这末时，主要藉着你们表现出来。当你们回家时，你们一面要晓得什么是弟兄相爱，另一面要晓得什么是权柄。在你们身上的要求会变得大起来，也许是你们一生中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最大的要求。除非你们把一切都放在祭坛上，你们就决不能做到所要求的。但愿你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回答说：“我愿意。”在这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中，今天特别要求有绝对的奉献。在你们回去以后，请记得你们是从谁学的，主在你们身上有没有路就看你们怎样表现。不要骄傲，要殷勤。知识的路是无用的。要学习爱；爱神，你就能超越一切的事物。要学习传基督。鼓岭连提都不要提。在我们分散之后，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他必保守我们。

最后，除了信徒基本操练、传福音的灵、权柄的原则和别的教训外，别的东西请你们不要提。你们要分给那些能领受的人。我感觉到我们前面的路是相当黑暗，但是我相信对于一个奉献的人是

没有什么难题的。主是在万有之上的主，让我们学习倚靠他，让我们既爱神又倚靠神，神是满有怜悯和荣耀的神，我们喜欢能爬到他面前来事奉他。不要惧怕，也不要担忧。虽然我们不过是灰尘，然而我们却蒙了怜悯，被准许有份于这一个荣耀的事奉，让我们感谢神。在神召我们事奉他的这件事上，神是把最大的荣耀赐给了我们。没有比这个还更大的恩典了。阿们。

训练结束的交通

1948. 10. 4

于倪柝声文集：[https://ovcm.net/tx/lib/Nee/wenji\(lsm\)/3/3-14-23.htm](https://ovcm.net/tx/lib/Nee/wenji(lsm)/3/3-14-23.htm)

我们已经在工作上作了安排。我想弟兄姊妹可以看见，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

我们要看见，事奉神的一切难处都在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必须有个人训练，与职事上的训练。这次我们在这里看见一点事奉的路。一个人在神面前所缺的，其实不是职事，乃是个人生活的路。在这次训练里，六十九位作见证的弟兄姊妹，足代表一班弟兄姊妹的情形。我们在早上第二堂的聚会讲到，我们必须认识作基督徒的路。我们这次的训练，乃是着重职事、生活、和初信三条路。你们看见这些事以后，请你们记得，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盼望你们去到别处要不作、不说。在这里，因为大家都是交出来的人，所以可以没有顾忌。

我不是为自己声明，乃是要你们认识，我自己在过去的年日中，从来不去干涉别人的事。有人认识我几十年，如缪弟兄、陆弟兄。和我很亲近的陆弟兄，曾写信劝我二十次，在山上时也劝了三次，他盼望我把自己的事敞开来。这次乃是我将自己给你们，乃是我把我自己的秘密给你们。将来如果要我自己给人，让我自己来给。你们若将我给人，照我看乃是不义。在这里，除了读经的方法，和晚上聚会的课之外，我不喜欢弟兄姊妹传出去。譬如我的口气、作法等，你们都不要学。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因着教会的需要，也作过例外的事。我一生只作三件例外的事：第一，因着我得肺病，医生说我死期近了，那时为着需要，所以写了‘属灵人。’第二，我由国外回来后，觉得多年来在我里面的话要说出来，我就说了。我到外国去时，外国人问我，我的话语从哪里学的，是不是在中国学的；我回到中国时，人说我是从外国学来的。（许多人都是幻想，与事实不对。）第三，在鼓岭这几个月所说的话，所作的事乃是例外，就是将我自己交出来，分给你们。这次我作了，就不会再作第二次。我对得起教会，因为我尽我所能作的作了，我尽我所能说的说了。这次我是不避讳的把自己给了你们。盼望你们看见主的道路。这次你们若不兴起来，教会就没有路。执事不兴起，教会就没有路。这责任不在我，我已经洗手，表明错不在我；这责任现在是在你们身上。

这次你们来，我谢谢你们。这训练是临时定规的，有点难为你们，因为没有充分的豫备。对于鼓岭山上所作的事，我不盼望弟兄姊妹传给普通的信徒。原谅我说句狂话，我受的荣耀、羞辱已经够多，今后我不盼望得着荣耀，也不盼望得着羞辱。对于鼓岭的工作，我有我的难处和理由。对于有的人说‘在审判台前再说，’他们有那样的把握，我没有，我不敢说这样的话。我是在神的手中，我知道我乃是一个难对付的人。我需要神的话来对付我。就如诗篇所说的，如果神不向我说话，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二八1。）

自从最后一次事情发生后，我就更清楚我十年来的感觉：我的职事乃是为着服事执事的。我的职事不是在神儿女中间事奉，我的事奉是执事中的事奉。我不盼望你们把我拖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中去。如果这样，我就要被拖到信徒们面前。我盼望你们不要学我，我在弟兄姊妹面前的性情、事

奉等，弟兄姊妹不可能和我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如保罗在罗马十四章四节所说的。我们各个人应当走各个人在主面前的道路，主要使各人在祂面前站住。

我认识我里面的道路，我看清楚我二十次被人发传单、散册子，攻击、反对的事。所以我事奉基督徒，只能间接，不能直接。我不是说人发传单、散册子，我生气。（神知道我笑的比气的多。）人说我软弱，这是对的，事情或者不正确，但断案上是对的。在事情上，我定罪的，他们不定罪，我不定罪的，他们又定罪。我不喜欢鼓岭训练的事被普通人知道。如果普通人知道了，恐怕破坏很多。你们只能给人看见、听见你们所得属灵的方面，而不是给人看见在道理、物质的方面。

我今天在基督徒中的地位是特别例外的，这一点乃是教会并神的儿女要负责的，乃是教会和神的儿女叫我今天如此。不是我不愿受教，实在是其中有多年的原因在。在鼓岭这里，我们乃是训练已经走路的人，作工的人，以及在教会中负责的人。所以鼓岭的工作，只叫好的人更好，只叫有用的人变得更有用。鼓岭的训练，不是要把意见不同、道路不同的人带来这里改过来。在鼓岭的工作乃是摸人最里面的事；我不说是深的事，乃是里面的事。若有人意见、道路不同，我就说不出口；好比只要有外人在场，你在朋友面前就说不出口知心话。

所以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态度是另外的，里面是有批评的，或者心中有任何最微小的怀疑的，我们就不愿意他来这里。在山上乃是说亲密言语的地方。凡是已经来的人，你如果觉得不该来，你可以取消你的名字。因为我们在这里不能应付有意见的人。在这里如果多一位不该有的人，就把我多消耗一点。另外一点，我也不要任何人光是来看看听听。我的职事只为着那些接受的人，不是为着参观的人、或旁观的人。你们也许怪我不明白，但我认识这就是我的职事。请你让我在山上只作我在山上的职事。各教会的难处、或事务，我不干涉。山下的人不认识山上的事，但你们必须认识。在这里若不是同心合意的人在一起，我就不能作我的职事。在这里，不是教会的执事，也不是同工。请你们让我自己有自由，要把自己给人就给人，盼望你们不干涉我。

我再题一题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三个要点：第一，变卖一切，把一切交出来。第二，耶路撒冷的工作原则。第三，全体作祭司事奉。这三点你们下山一定要说。至于你们个人方面，你们需要在主面前多学习。我已经把生命、事奉的原则、基督徒的道路等，都告诉你们。我花费自己给你们，我怀疑有别人会如此的将自己交给你们。所以对于批评的人、有自己道路的人，我不愿意花工夫在这样的人身上或对付他。我请求你们，不要勉强我来事奉一班普通的基督徒。

对话语执事的生活、性格等的话语，也请你们不要传出去。有些话只能停在这里。

你们现在可以出去，这并不是说，你们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几个月来，我常为你们担心，我注意你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不能说你们个个都爬过许多山，但有一件事我能说的，就是至少你们动了，你们多走一步了。我在这里不是为自己说话，我也没有意思为自己说话。我能说的，这次神给你们怜悯，不是常常能得到的，也不是神乐意给的。有许多时候神乐意说话，这乃是神的怜悯。除了前天上午两次的以外，这里头缺的相当少。你们是相当少看见神这样说话；你们这次在这里所得的光，乃是特别的。许多人只是刚刚走上道路，盼望下次见到你时，在你身上能找出灵的学习有多少，道路是如何。盼望你们能得着丰富的结果。我觉得当你们出去时，会遇见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职事上的要求，那时你要得着供应，也要供应别人。至少你们必须要说，我看见神今天事奉的道路，我要尽所能的事奉。你们能如此，便是神忠信的执事。

关于时局的事，神不能在教会身上、在我们身上有路，而在环境上不安排。我们可以看见，日本的战败，乃是神听教会的祷告。今天神也能听教会的祷告。在战乱中，受亏损的总是神的儿女。将来不管谁得权，我们只盼望能聚会敬拜。（按启示录十七章，大妓女是骑在兽上，并非骑在熊身上。兽即表征罗马的势力。两个势力是不能并立的。所以有一天，罗马的权势会普及于世。）我们求神为我们开路。

盼望你们有坚定的心志走前面的道路，不失去前头的路。

倪弟兄的祷告

主阿，求你同着这些仆人、使女们出去，他们的路有多长，愿你的恩典也有多长，他们的难处有多少，愿你解决难处也有多少。求你叫前面所有的仇敌都被攻击，没有一件事使仇敌亨通的。求主给我们恩典，能折断撒但的刀枪火箭。愿你今天与他们一同前进，他们所未到的地方，求你先去；他们所没有作过工的地方，求你先作工。求你为他们开一条正直的路，保守他们在你面前忠心不改变，叫他们常常看见光，不留在黑暗里。不让他们任何一个失落，没有一个在你面前是不蒙恩的。求你厚厚的赐福给他们，没有一个遗漏掉、没有一个失落的。求你叫他们学习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他们，恩待他们。阿们。